

神怪小說

卷下

三千年艷戶記

說部叢書
第十二集一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

酬世文東指南

日用須知

東帖式凡
二百數十種
凡百餘種
皆切實用

衛生治療新書

凡防病治病方
法無不詳述
合於生理學及
長壽不老原理

廢止朝食論

方法簡便根據
生理心理立論
至民國三年
勢略如指掌

因是子靜坐法

方法簡便根據
生理心理立論
自黃帝甲子
至民國三年

世界大事年表

五千年分合大
事錄

五彩歷史掛圖

自清乾隆元年
至民國十二年
遊覽娛樂等五角
各景插圖有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二種一百一
百八十年

陰陽歷對照表

自清乾隆元年
至民國十二年
載旅館舟車
埠無不具備

電報書

附錄電局地名草
報價及詩韻目錄

中國旅行指南

重要都會商
載旅館舟車
埠無不具備

西湖遊覽指南

三十幅
輪船鐵路郵電各

上海旅行指南

載旅館舟車
埠無不具備

交通必攜

輪船鐵路郵電各
項情形無不詳備

一角半

四角

五角

一角

五金

八

三尊

六角

五角

四角

壬午(1926)

庚戌年九月七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十四日再版發行
庚戌年九月廿二日初版發行

(三千年艷戶記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哈葛德

翠紹

譯述者

美國哈葛德

翠紹

發行

上海棋盤街

翠紹

印 刷 人

上海棋盤街

翠紹

印 刷

上海棋盤街

翠紹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翠紹

分 售 處

上海棋盤街

翠紹

福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漢口
香港

翠紹

沙安
慶蕪
湖南京
昌杭州
長春

翠紹

北京
天津
太原
濟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漢口
長春

翠紹

上海
北河南
路
北首寶
山路

翠紹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三千年豔戶記卷下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紓筆述
長樂曾宗鞏口譯

第十六章

因旣魚貫出。王麾之以手。觀審者咸獸行出殿。厥狀如羊。去殿少遠。始續續起立。此時殿中但有女王及余與啞侍者。及數羽林大將而已。余卽將以此時求女王往視利武。利武。因述利武病狀。女王夷猶不行。言曰。彼旁晚決未死。凡寒熱之病。決無死於日中者。且使其病以次徧及支體。勿中道止之。余聞言且起。王曰。勿行。且隨我入殿。且余以洞中古制。余心已爲美人情網所罇。不能自脫。欲言不往。乃不能出口。卽鞠躬而前。王起示手勢於啞人。徐徐下座。四宮妾前引執燈。二前二後。餘人及羽林皆歛眴。王曰。何利汝欲觀是中祕物乎。今先視此巨穴。爾生平曾一覩乎。匪特此也。尙有臣於此者。彼古族人以力闢此洞。卽洞居於此。蓋科爾之人。乃大類埃及。死後能

令人思。逾其生時。爾試思此插天之石。能鑿而成洞。爲人當幾何也。余曰。亦數十千耳。王曰。然耶。汝乃不知此古族之人。尤先於埃及。牆上所鐫之文。余頗識之。文字之義。余亦略知。試觀此處爲最後成功之洞。刻象中有老人高坐。執牙棒於手。余觀之愕然。此人卽餐堂中受灌之老人。其下有座。如女王坐聽判決之御座。座旁尤有銘詞。作尋常書。銘中事實。余不復省記。字類支那。阿爾莎譯以示余。語格格不復聯絡。其文曰。自科爾之城造立後。至此已四千二百五十九年。城爲科爾王特司奴及其臣民合力而成。成時已歷三世。尤爲後來民庶葬身之地。幸蒙上天賜之以福。功乃倖成。留爲特司奴王長眠之陵寢。特司奴者。天下萬能之帝王。及其羣臣百姓。安樂寢處。是以待更醒之年。然亦多隸圉之柄。或繼起之孫曾。亦歸體魄是間。用祔其祖。以首枕石。沈酣無恙。此文至女王譯後。卽曰。何利。汝觀茲百姓力造此城。與平原阻隔。已四千年。然吾瞑目追視。二千年事仍如今日。則此城之歲月。可以想矣。汝今隨我而行。吾隨路指以示汝。此族之民種。何以消亡之狀。言次。引余至於穴中。女王少

止。中有圓石。其中又有穴。似英倫市中設坎以受煤屑者。女王曰。汝試語余是何物者。余曰。不知也。女王遂行向穴之左。似更有路內轉。女王示勢於其啞僕舉燈。余見石壁上書皆作赤色。似特司奴王身下所鐫之銘字同也。女王復譯以示余。觀其字顏色尙如新文。曰。吾爲周尼士。爲科爾大廟中神僧。今茲鐫銘於穴。時爲四千八百零三年。在科爾城成立之時。嗟夫。科爾亡矣。華堂廣燕。無有其時。而科爾亦不出其威力。以管攝天下。卽其船舶。亦不能通貿易於他國。科爾沒矣。沒矣。大功告成之城。及諸名城。亦皆隨科爾而亡。並及於其海口溝渠之屬。但有封狼巨鷹野雁生番窟穴。於是時有大風吹雲及吾科爾。罩及科爾百餘城。雲中皆挾疫氣。百姓盡爲屠戮。老科爾人咸殲。無有子遺。尸身皆作正黑色。輾轉以死。壯者羸者。男者女者。貴爲王公。賤至奴廸。疫氣次第行戮。晝夜不息。苟能逃出疫氣之外。亦槁餓以終。於是科爾後人不能留其殘骸。則盡投巨坎之中。卽此穴也。殘黎之倖存者。爲世界之遺光。則犇赴海壠。以舟北趣。吾身爲僧侶。獨留是間。至於他城能遺與否。則不敢知矣。吾之

書此在未死以前。執筆悲不可止。悲此絕巨之科爾。忽然沒矣。後此亦竟無科爾之民。禮此巨廟。卽巍巍宮殿。亦成荒墟。貴族王孫。商賈農工。合傾國之麗人。亦蠕轉於地球。奄然都盡。文至余聞之浩歎不止。覺淒寂之形。俄頃莫耐。以林林總總之衆。乃沈於幽闇之區。無復更見天日。然余尙隱隱見周尼士枯腊。龐然大也。因思當時垂死間。乃草草以筆書石。括其全國之歷史。不忍垂燼。居心之良。已可概見。其人蓋亦長於美術。無論何人見此。皆必追念其當年。女王此時以手按余肩曰。何利汝何思之深。汝當知科爾遺黎以舟北趣。或卽爲埃及之鼻祖。余曰。吾不之知也。然埃及之世界亦留自古。初非此遺黎開創。女王曰。古耶。然亦甚古。實則一國亡而一國興。皆能富強而具美術。第飄瞥而過。令人忘之久矣。世尤有無數陳迹。咸出凡人意想之外。今茲土特古來遺念中數分之一耳。以世人創垂之迹。咸爲往古來今之時候。吞蝕而盡。苟能啓一大穴。如科爾人聚骨之所。其迹儻尙能存。實則縱有此穴。安知不爲海波所吞。及地震並穴而陷。世則何人能厯厯知往事。明往蹟者。又何人能識後後。

來世局之如何。希伯來哲人有言曰。太陽之下無新物。以吾思之。科爾之遺黎尙留而不盡歸於毀。此間尙有遺蹟在於他城。其間亦微有殘黎。南服之生番。或卽亞刺伯人。至是奪取其婦人爲偶。演爲阿馬哈格之族。或卽爲科爾之遺種。乃與其先世瘞骨之所同居。至其間底蘊。吾亦莫得而詳。則更無人能識之矣。吾無遠識。不能燭已往黑闇之世界。但知是爲巨族之民。凡諸屬國盡爲剋復。武力旣究。乃據此石穴。並其臧獲同居。凡吹簫乞食之夫。與美術之匠。亦來居此。人皆多妻。亦互爲貿易。且時爭鬪。亦時會食。食取諸獵。眠食皆在穴中。爲樂未央。以待令終。何利汝來。吾更指一穴示汝。卽壁上所紀者。汝覘此狀。當爲生平所未厯之遭。詰後。余卽隨女王行仄徑而入。厯級下一盤旋之道。深逾六丈以外。空氣所通。不知通於何穴。行及地底。女王止步。然王已預詔啞婢留燈於此。余覘之駭然。上下四圍僵尸。植立螺旋而上。其巨如保羅。禮拜堂之藻井。爲數不止。億兆嶙然。骨立。余不禁毛戴。其尤駭者。骨上槁髮。飛立僵者。尙留枯睛。作碧色。視人。余失聲。而號回聲。震於空穴。覺應者四集。而高。

處觸體爲迴聲所震。斗然墜落。騰擲而下。他骨爲其所觸。萬骨皆動。似萬鬼咸來吸。余呼王曰。行也。此骨叢。其卽爲凶疫所殺者耶。語已歷階而上。女王應曰。然。科爾之民亦長於灌戶。如埃及人。工且過之。埃及灌戶必剖戶腹腦筋。爲之易嚮。科爾則以藥灌其血管。無部不至。又呼余曰。汝且少止。見一小門外通。卽以勢示啞婢。入一小堂。似余初至所寓宿者。堂中有兩灌戶之牀。一牀之上有物僵臥。以黃色布蓋之。布上瑣瑣鋪細塵。歷時已久。實則非塵。以是間隔。世囂遠故。塵土歷時僅有。此耳牀間地。上皆鏽花繡。此外別無他物。女王曰。何利汝試啓此布。余旣前立。卻欲舉不敢。使余猝見數千年之冷物。其戶女也。年介三十五之間。美豔殊絕。但以僵戶論。而面貌尙如生眉。亦纖細。眼光澄徹。面白如象牙。在燈光閃爍中。覘之美乃無度。白衣白衣。秀髮四垂。作藍黑色。不知其長眠於此幾何年。伏其玉臂者。則一小嬰。溫美可愛。雖在寂寢之區。尙有生氣。余見其母子相愛。不期爲之流涕。余因追思數千年前科爾

予民人家相親之樂。不期暨然而亡。而尤羨慕此女顏色之美。享用之豐。竟攜其愛子同蒞是間。此二戶橫陳。吾前是明。明白爲前人之歷史。較諸筆述爲真。余遂掩翳歎曰。天下之花果能永永不謝。如是者是亦佳事。迺面至對榻揭視。則一丈夫年高而鬚長。亦衣白衣似卽對榻婦人之夫。夫生年過於其婦。終極亦同臥於此。余覘已而出。果盡記其所見爲文追修。似患尾大。惟此穴歷五百年而成。則填戶自滿。似諸穴中一如是間。果余盡記穴中之戶狀。則爲書當成一巨帙。爲詞亦患重複。綜言之。穴中之戶灌之至工。故完全。至於今日四千年之物。視之乃不逾千年。幸無惡物。至是殘毀。熱度不至冷氣及霉。咸不及且香料藥力皆厚。或永永萬無消滅之時。其中僅有一二處外覩似完。觸之卽朽。撫之但一灰土。女王謂余曰。此等之戶灌或未。且水力不及肌肉。未與藥坤。余聽後復涉他穴。則二人同一石榻。亦揭其幕。一青年之夫。及一垂髫之女。女以首枕丈夫之臂。丈夫之脣近女子之額。余解丈夫之衣胸前。見一巨創似短刃所中。美人之胸亦被一刃似立時而逝其上。鏽曰死後成。

婚。至此二人之歷史。余乃不之知。暝思其故。以描摹此二人之情懷。頗有意味。似見此女。見形吾前黃髮垂其雪衣之上。溫潤之胸色較白衣尤白。黃髮一爲白衣所映。色如爛金。又彷彿見壯士無數長鬚而披甲列於女王之前。以待判決。此女之寃其旁。尤有一人似法司寶星羅其胸次。似司刑憲之大臣立侍女王之側。左廂又出一紫衣郎環侍以宮嬪之屬。歌合婚之歌。其聲嚶然。白衣女植立。女王之前。色較諸嬪爲媚。素潔之狀。乃逾白蓮之花。初經曉露。沈寂無言。白衣之郎既至。女頗慄懼。人羣中斗出一少年。作黑髮引臂抱白衣女郎。卽而親其素面。女頰立絳如天際。立瓦紅雲。此時朝班大亂。刀聲鏗然。壯士力前刺少年白衣女郎。嚶然而呻。力奪壯士之刀。自刺其胸而死。衆皆大哭。余爲衆聲所震恍。如夢覺。吾夢之幻。留待讀吾書者推詳。之。余此時神識已定。如平時不知此過往之事。何以忽現。吾前思及後來之局詎亦如此等之幻形乎。天下幻相之來。必有往事之陳迹。印我腦筋。而靈魂立爲之炫惑。已而萬想皆寂。女王卽揭二人之戶。囁言曰。人之結局。半多如是。復抗聲曰。結局卽

在。窀穸。而。窀穸。亦。移。時。而。滅。迹。我。雖。長。年。亦。正。爾。爾。更。數。千。年。者。其。又。焉。逃。卽。爾。何。
利。身。後。之。數。千。年。其。關。亦。出。於。此。漸。滅。之。速。直。曉。靄。耳。長。生。亦。何。益。處。吾。之。能。生。蓋。
以。人。奪。天。又。豈。能。無。死。縱。使。萬。年。及。十。萬。年。亦。同。歸。於。盡。曉。霧。觸。彼。陽。彈。指。旋。沒。
雖。享。大。年。不。過。一。覺。其。融。化。易。於。冬。雪。也。嗟。夫。人。之。收。場。不。過。如。斯。爾。我。爲。時。光。所。
迫。長。眠。之。期。亦。邇。惟。吾。死。尚。能。更。生。生。而。更。死。續。續。而。下。長。短。時。光。節。節。而。過。由。此。
世。界。流。入。彼。之。世。界。非。此。世。界。亡。及。彼。世。界。同。亡。者。則。萬。物。皆。渺。但。有。神。存。神。卽。人。
命。今。爾。我。同。立。於。此。較。之。已。死。之。人。非。死。而。更。生。者。耶。須。知。死。者。生。之。夜。也。逾。夜。卽。
朝。朝。復。入。夜。日。夜。生。死。以。此。匆。匆。輪。轉。而。過。生。胡。自。來。者。死。亦。胡。自。往。何。利。汝。以。爲。
然。乎。天。下。何。人。能。窮。造。化。之。端。卽。我。亦。復。何。論。女。王。言。已。歎。息。歎。後。言。曰。新。客。之。游。
觀。足。乎。客。尙。欲。更。觀。吾。穴。中。之。宮。殿。否。果。爾。欲。覬。其。竟。則。余。當。引。爾。謁。特。司。奴。王。之。
戶。此。人。卽。科。爾。萬。能。之。皇。帝。此。間。之。穴。卽。特。司。奴。成。之。王。能。爲。如。是。之。巨。製。似。世。界。
中。百。不。及。其。能。似。世。界。縣。縣。而。此。間。終。不。湮。沒。竟。使。百。世。之。人。服。其。偉。識。余。曰。觀。止。

矣。蓋臣之眼中。歷觀無數之戶。慘不可狀。且人類之性質至弱。如此幽慘之境。久視將不能堪。矧此局安排待我。尤臣之所深悲。願王引臣他適可也。

第十七章

余此時隨啞奴之燈影而前。燈置諸羣尸之首。或胸際熒熒若動。行及女王外室。似同俾拉藜當日所經行之處。欲與女王爲別。王不可。令同入室。且曰。汝能與我同行。我心樂也。何利汝試思吾二千餘年居此。乃無一人足言。舍吾奴隸及吾靈魂之外。似一無他士。雖吾腦筋至靈。亦無發洩之處。且悟徹萬理。旣無旁證之人。則亦倦而不思。頗恨一身爲獨立之社會。以天下過去之事。飼我腦筋。用代食物。然飫之。至以爲苦。且日生厭。但願萬事之來。吾腦筋中若有齒牙。以咀嚼之。今爾之腦筋脆而無用。爲年且少。然行成人而思想。亦當刻入。今余質言之一。自見汝。令余忽思及舊事。此事蓋余曾與雅典古族所辯論者。及亞刺伯古族毗卡之議論。汝生質旣醜。人亦鄙俗。大類古希臘中之愚昧人所託生。腦筋挾齷齪之思想者。今且勿論。但掀吾簾幙。

坐食生果。言人生樂趣。吾今將又見其色身矣。汝當鎮攝勿爲吾惑。汝必且稱吾爲美中之極美。王言後。紗幕已盡。下肌之潔白。幾如發光之蛇鱗。然肉色亦不類生人。目作異光射。余幾似以美麗之力刺入吾心。且作巧笑調。余聲音之潤如調銀鐘。此時女王情態至異淫蕩之心流露於外。余都無鄙惡之思。較在戶次談理時死趣異如天壤。亦不同在審判場中之嚴厲降尊削威。猶情神戀人爲人所降制者。神態之妖異舉體皆足媚人。柔聲太息時止時發。微搖其首髮。乃四披室中均作奇香。以足踐履。微歌合昏之曲。眼梢流露媚人之狀。猶晴電之閃於斜陽間也。王此時情狀較諸登壇擗囚時已不可以道里計。但覺冶淫之態較蕩婦爲甚。人間幾再無人。如女王者。王忽曰。何利汝遠觀吾態。或不了了。當就吾旁觀之。汝當省記汝身屬汝。幸勿責我。汝之生愛慕心。咸汝自取。汝膽力操守。都隳亦汝之過。我不惑汝。汝今來前。吾非趣爾。贊我。但曰。吾果美與否。且勿趣言。言之無味。汝當逐處詳觀。觀我形體及我狀貌。余手。余足。余髮。余膚。一言蔽之。汝亦曾見人間有美人如是者乎。勿論其他。但

得吾之小部分。已爲人間絕美。卽以眼波論。但得一線之光。及吾耳之輪廓。亦爲不可多得之豔態。吾美足以懸燈自標爲絕世美人。有是事否。至於吾之腰圍。頗巨於人。似吾腰不勝乎。實則非是。吾金帶微巨。不能顯我纖細之腰圍。然此帶過小。亦非美觀。汝今試引手。按吾腰之四圍。但以指入我帶圍中。探之。卽知其小大。余此時。不復能更忍矣。余爲人間凡陋之男子。而王之妖冶。逾勝於人間之蕩婦。於是長跽王前。口不擇言。而發心思。大亂膜拜。求歡幾願。以未死之靈魂。與之爲婚姻之契。此無論何種之人。一皆沈惑。如余矣。王見狀駭然。則失聲而笑。以手相撲爲樂。曰。至愛之何利。汝胡變態如是。之速。吾初念以爲必有數十分鐘之久。乃足致此。孰知不然。吾不知。歷幾何時。未見男子之乞哀。如是也。我思人間婦人。見男子長跽。其心必以爲樂。卽知識。及其時。光亦萬不能奪此奇景。汝今尙有何言。吾頗知汝之心。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汝不憶我之現色。身非爲汝乎。我心但戀一人。其人非汝也。況汝有知識。而靈敏。奈何愚昧。至是且尤愚昧。中之尤愚昧。汝今且觀吾目。一覘吾目。必將親余。

何利。汝試觀王。遂俯其躬。以眼波射余。且觀且言曰。汝可以親我矣。親吻者天公所制。之妙用。但銘諸心外。觀初無痕迹可尋。然汝苟親我者。則當以相思死。王且言。且低其頰。至妙髮垂。吾之眉呼吸之氣。及於吾面。吾魂魄喪失。體羸不舉。忽張臂抱之。王挺然立。乃不能及。此時似有冷水澆吾背。吾神立定。王作莊容。言曰。此恣肆之劇演。止矣。何利汝尙忠厚。吾今恕汝。天下女子之能縱人出於情網者寡矣。吾固明言。初不愛汝。汝之思我。當如飄風掠物。而過種種妄念。沈諸深淵。爲絕望之思。則尤妙。何利汝。不見吾十旬鐘前之穀狀乎。吾威力發時。汝不嘗戰慄於吾前乎。吾態蓋百種。不可測度。猶之盆上之水。足以澄觀諸物。然水態沈靜。如恆吾卽此止水也。水白。水而吾白。吾心鎮靜。初無所愛。汝幸勿以吾所幻之態。用萌妄念。且汝果又知吾爲何人者。更萌妄念。吾卽更囂吾身爾。永不復見吾矣。余聞女王責言後。大驚而起。臥於榻上。久之妄想去余遠矣。方其去時。余顫極。如秋葉之垂下。亦不敢語王。以所見之妖態。與潛窺王在古戶之前。散髮作禹步者。王忽曰。汝卽進果。此果爲凡人。

養生之用。汝試語我以希伯來來美帥亞之言。此人以宗教筦攝希臘羅馬埃及至於野蠻之國。美帥亞自侈其妙理。顧在吾生時。乃未見有此宗教。此時人民慾嗜飲而昏醉。聚而爭鬭。此當時宗尙也。余聞王言。知覺已定。自恨巽懦不振。乃爲王迷惑至是。於是發揚基督之道。但不言天堂地獄事。王不之省。但問孰爲傳教之人。余又告以亞刺伯中先知曰穆罕默德。創爲新教。有數兆人崇奉之。王曰。然則又二教矣。余生時知宗教無數。想此外尤有他教。以吾高隱科爾。乃不與人間事。實則人心良異。乃欲問天以將來之事。然皆不圖公益。而求私利之心。實則宗教之門戶。實各懷私意。私意者宗教之根芽。何利。汝聽之。每教之人。咸侈言其後來之佳處。以煽惑人。謂信教則祥。不信則殃。乃不知信教之人。其視大道直。魚在水中。仰視星光。光何能巨然。一宗教滅。一宗教復。生一文化。過一文化。復來。無一物能支持其成毀。能者。其惟世界乎。嗟夫人果能知天下希望之事。本諸中來。不由外之感觸。則極力自判。卽爲援己之人。須知人在世間。有呼吸。卽有知覺。區別善惡處之者。又屬之己。身則當。

主善而祛惡。鎮以妙明之心。勿泥首於不知誰何之妖神。乃不知所祀之妖神。其蠢蠢無知。一猶諸媚神者之人。今欲救其生者。當以精明之腦筋力祛妄念。斯得矣。余聞女王言。細味其理。頗陳舊非復新得。然亦一節性理學之要旨。凡諸所言。余在十九世紀中固已聞之熟矣。綜言之。王所論列。乃殊弗愜於余心。余亦殊不欲曉辯以干王怒。第一節余所親歷之境。中懷積穢。無暇更作喋喋之言。且言之亦未必有利。王之自信已深。余卽欲貢其誠。亦無從貢。且王爲二千年以上之陳人。見理旣明。閱歷又廣。余孤生小儒。亦何由取勝。但覺吾有忠言。思欲感化其心。或轉爲王所感。不如嘿爾爲佳。然尙欲有言。乃強抑之不聽出。則細細味王所言。覺王之名理。吾已徹其中邊矣。王曰。何利。吾之百姓。亦頗有先知。以爾視之。似此種先知。皆僞乎。究之。爾亦莫知其所以然。然在吾之先。亞刺伯中。崇奉多神。如阿羅也。沙罷也。沙罷爲天之主宰。及他石製之偶象。不知殺人幾許。以祭之。吾亦不能殫述其事。傷哉愚也。當時吾頗聰敏。思欲啟發其迷。幸乃未言。言當蒙辱神之罪。行且不保矣。女王言次忽止。